



福建文史资料

第十五辑

· 船政史料专辑 ·

要 目

马尾造船厂的往事
今日马尾造船厂
忆福州海军制造学校
从艺圃到福建马尾商船学校
沈葆楨生平纪略
船政大事年表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福州市马尾区政协编

福建文史資料

第十五輯

· 船政史料專輯 ·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福州市马尾区政协编

一九八六年·福州

福建文史资料(第十五辑)

**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福州市马尾区政协编**

地址：福州五四路省政协大楼



福州市计委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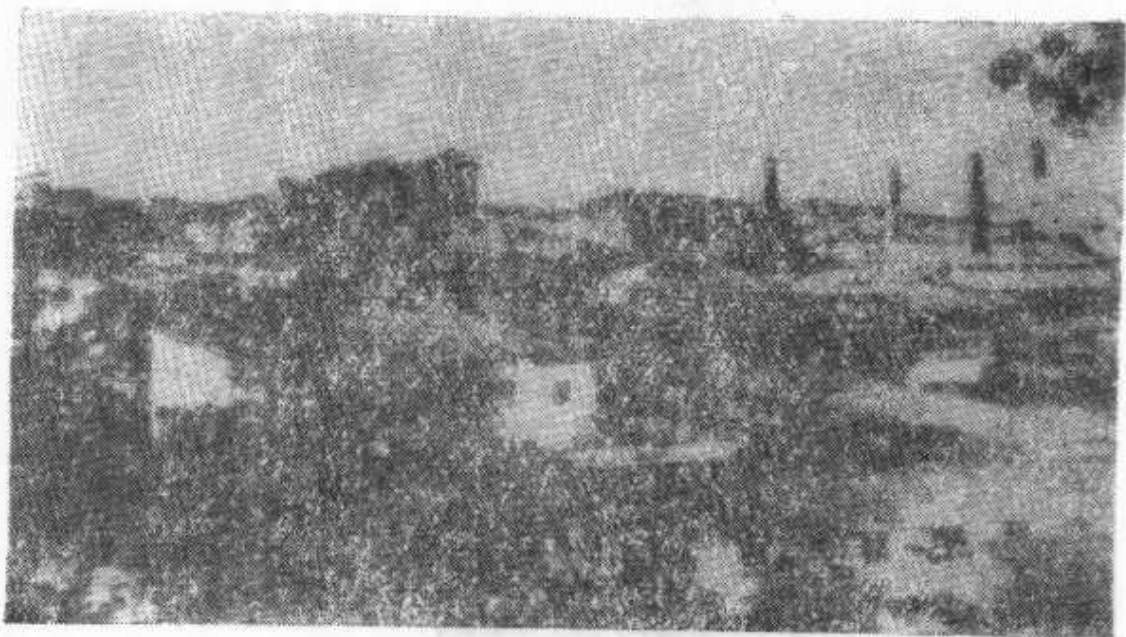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5.5 135千字

1986年12月第1版

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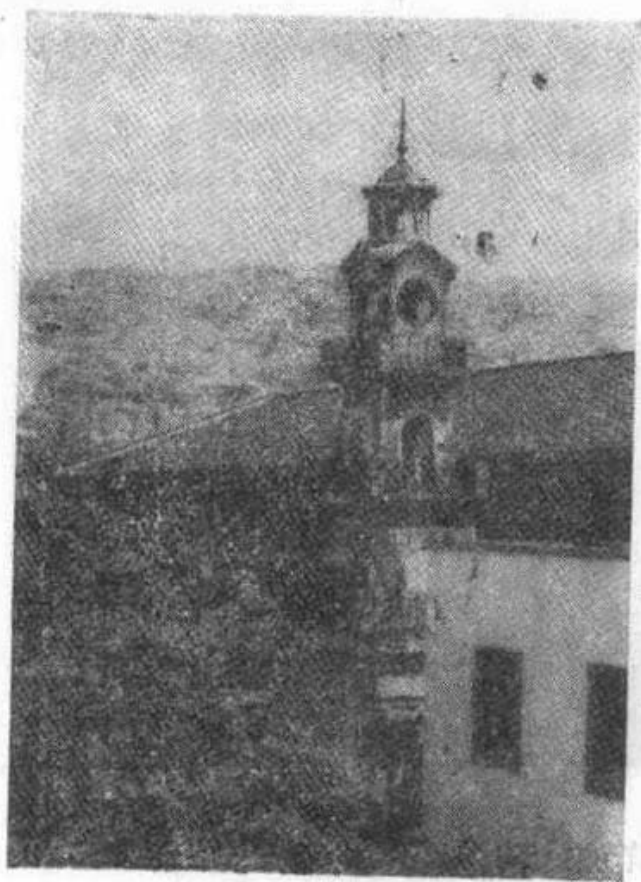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：闽版刊字第123号 定价1.20元



△马尾船政局前学堂（1867年建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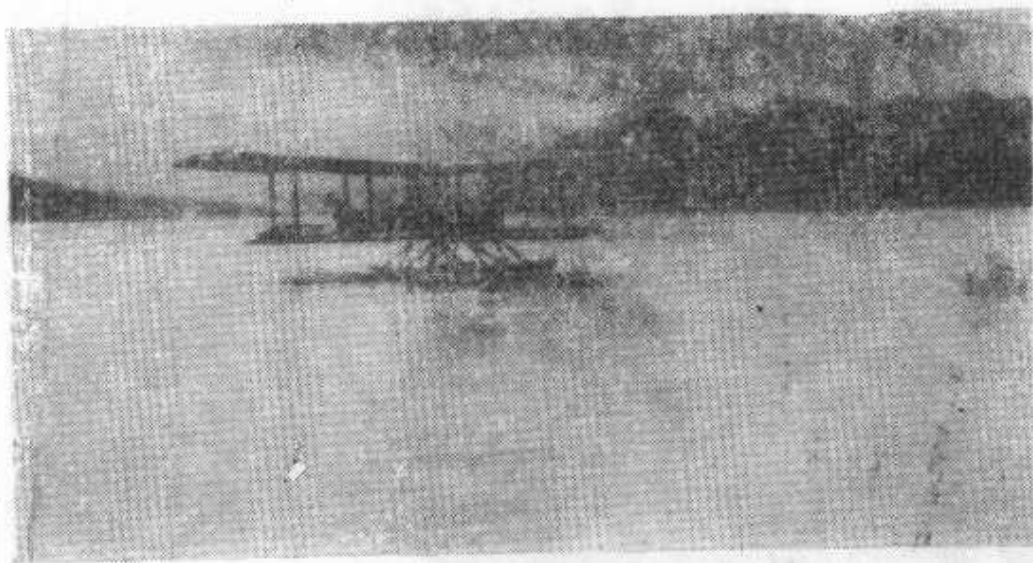
△马尾船政局后学堂（1867年建）



◁马尾船政局
钟楼

马尾船政局▷
绘事院（后）
轮机厂（前）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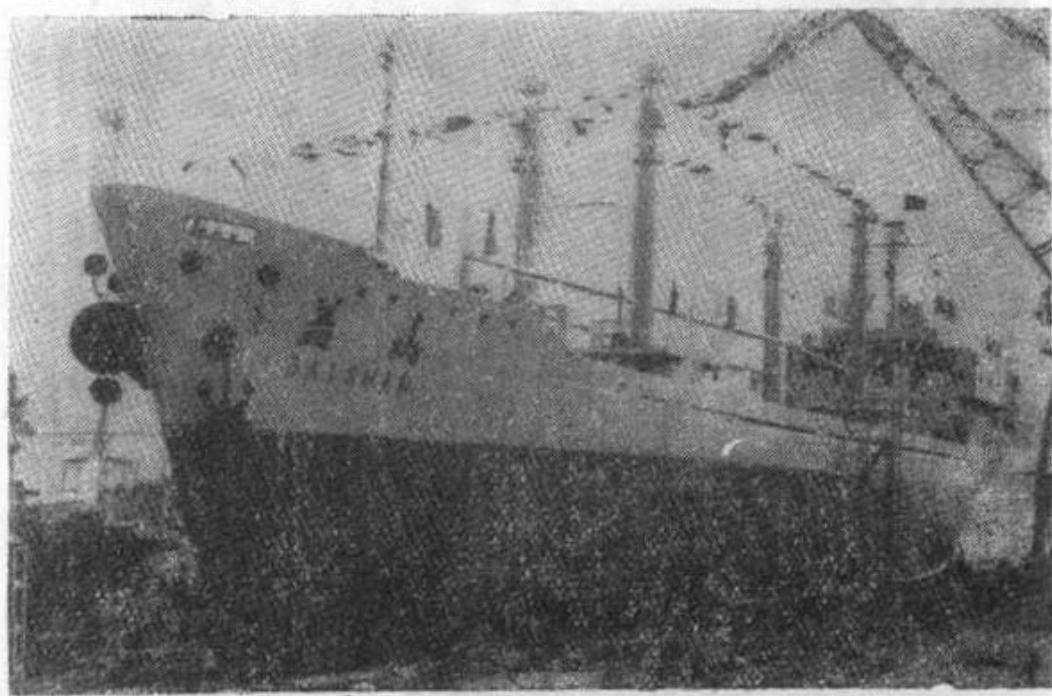
△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自制的第一架飞机
(1918年8月)



△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主任巴玉藻(左)
副主任曾贻经(右)



马尾造船厂建造的第一艘五千吨入级货船
 「盖山」号（一九八三年七月下水）▽
 △马尾造船厂新建的实验大楼



目 录

马尾造船厂的往事	陈公远 林康侯等	(1)
√ 马尾船政局、厂及学堂的沿革	陈书麟	(19)
马尾船政局首制水上飞机概述	马 宣	(37)
今日马尾造船厂	林樱尧 郑锦江	(43)
忆福州海军制造学校	张宝骐	(51)
马尾海军艺术学校的历史回顾	阙鉴坚	(60)
从艺圃到福建马尾商船学校	陈 奇	(71)
海军飞潜学校始末	蔡仁清	(80)
沈葆楨生平纪略	林勋貽	(88)
巴玉藻生平事迹简介	巴吟轩 巴钟奇	(97)
萨镇冰(鼎铭)先生年表	萨伯森	(110)
√ 民国部分闽籍海军将领事略	潘祖锦	(119)
船政大事年表	陈道章	(131)

马尾造船厂的往事

陈公远 林康侯等

1866年6月25日，闽浙总督左宗棠向清廷奏陈在闽设局造船一疏。7月14日即获准，接着择定马尾为址，筹备开办船政。是年底，船政基础工程全面动工。数千民工霜天赤膊，挽着几百斤重的铁锤在圈地上打夯，“天寒霜肃，众杵之声，闻于数里”。一年之后，第一批车间、办公与住宿用房、第一座船台及船政前后学堂的校舍相继竣工。船政局即在当地招募不少因土地被圈占而破产的农民入厂做工，同时还从浙江、江苏等地雇来一批破产的手工业者和流离的农村青壮年。船政所属的十三个工厂相继建成后，入厂做工的为数即达二三千人，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的产业工人。

船厂开创伊始，有一个短暂的相对稳定时期，随着洋务运动的破产，船厂便每况愈下，几难维持。进入民国之后，更是了无生机。在船厂各级官僚的剥削和压迫下，工厂长期挣扎于饥饿的边缘。为了争取生存和自由的权利，工人们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。特别是1925年中国共产党在马尾工人中建立了党组织之后，工人运动出现了崭新的面貌，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、官僚军阀，并为争取民主、改善生活进行了几次大罢工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。解放前夕，工人们进行了护厂斗争，胜利地迎了解放。

解放后，马尾工人在党的领导下，以旺盛的革命热情，紧张地投入重建工厂的工作，并积极地参加马尾的地方建设。

福州解放已十六年了（按：此文作于1965年），今天的马尾已变成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个生气勃勃的港口。抚今追昔，我们感慨万千。以下所记的马尾造船厂的往事，绝大部分是我们的亲身经历与见闻，部分是前辈工人口传下来的，虽距今已远，但它们是船厂几代工人在旧社会生活与斗争的纪实，是教人难以忘怀的。

工人无辜被杀

船政大臣沈葆楨为了便于驭制工人，特地建立了东西两个考工所，把二、三千名工人集中起来住宿，工人按时在这里排队上工。船厂的杂工杂役被编入“健丁营”，每十人设一什长，每五什设一队长，均由军队中的“武弁”担任，施以军事管理。沈葆楨有一条“偷窃者杀无赦”的规定。有一次，厂里有些木料和机器零件失窃，据报木料是住在堆栈附近的农民梁天成偷的，零件是一个时常顶撞工头的名叫刘平三的青年艺徒偷的，沈便命营官朱得桂将他们斩决。有人怜惜刘平三年仅十几岁，为他向沈求饶，但终不获免。另有一次，厂里有个洋员到福州去，行前没把房里挂着的一件衣衫收起来，回来时发现衣衫不见了，疑是被房里的“听差”（即工友）偷去，就跑去告诉沈葆楨。沈即命朱得桂把那个“听差”绑下，立即斩首。事后这个洋员回到自己房里，打开衣橱一看，那件衣衫好端端地摺放在里面。“听差”收起了他的衣服，却陪了一条命。

工人第一次斗争的胜利

1882年，一天中午，船厂工人下工时，在大门口看见地上跪着一男一女两个老人。老人白发苍苍，身背黄状，向工人们哭诉自己的冤屈。原来，他们有个儿子叫林永成，是朱得桂身边的“听差”。某夜更深之时，朱抽完鸦片，叫林永成倒茶，林睡熟

未起，被朱拉下床来，一脚踢中腹部，当场死去。他们向闽县和福州府递呈控告，但府、县知道朱得桂是福州将军的表弟，是船政大臣黎兆棠的手下人，反而诬指死者是上吊自杀的。老人匍匐在工人面前为子喊冤，句句悲，声声愤，其状极为惨切！工人越聚越多，愤不可抑，终于迸发出一声呼喊：“为林永成报仇！”工人们冲向船政衙门，要求当众验尸，杀人抵命，并高呼：“不斩朱得桂，决不上工！”

当时船政大臣黎兆棠正在福州将军衙门宴饮，船政局派快马送去火急文书，黎与将军议定对策后，即赶回马尾要把人犯押送福州处理；同时，自己以调停人面目出现，劝工人听候此案发落，勿相惊扰。但工人人都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若把朱得桂送往福州无异纵虎归山。大家拒绝调停，坚持将人犯就地办罪。黎兆棠看调停无效，拐个弯子说：案子一定要办，朱犯已被扣押，林永成尸首也可以抬到衙门验看，不过人犯送福州处决乃国法所定，不可违反。工人上前问道：当年刘平三、梁天成都就地斩首，有例在先，朱犯也要援例处决。此时千百工人愤声雷动，“杀人抵命”的吼叫声吓坏了黎兆棠。黎连声辩说要人证物证俱全才能行法，没料到站在前头的一个名叫林二二的工人挺身而出说，“林永成是我的堂弟，我是死者家属，我们要求到衙门里当众验尸”，随着俯身拾起一块石头向黎兆棠投去，工人们一涌而上，落石纷纷。船政局的大小官员见众怒难犯，只好避入衙门，把大门紧闭。工人仍包围不散，用木棍石头把门楣上的匾额、楹联打个粉碎。船政衙门被包围了几天，船政大臣第一次碰到工人大罢工，至为忧虑。又值制造兵船限期甚迫，如果罢工再持续下去，恐将贻误大事，对船政不利，于是被迫接受工人的要求，决定把朱犯就地正法。当朱被押出船政衙门走往江边沙滩刑场时，工人与当地居民涌往观刑，途为之塞，监斩官只好就船厂旁边的文昌埕将朱犯斩决。这是马尾工人第一次斗争的胜利，工

人第一次看到了自己团结斗争的力量！

欢迎孙中山先生

1912年，民国成立。4月，孙中山先生来闽，由马尾上岸，船厂工人怀着景仰的心情，准备热烈欢迎。这一天，马尾象过节一样，由罗星塔直至船政局大门，一路上悬挂彩旗，装缀彩花，船厂也张灯结彩。孙中山先生由上海坐船到达罗星塔码头时，大家都去迎候。为了迎候孙先生到厂参观，工人延迟下班。傍晚六时许，孙先生来到了船厂，全厂电灯通明，所有机器都开动起来，工人守在机器旁边照常操作。孙先生服装简朴，只带一个医生在身旁，没有卫兵跟随，走过各个车间，向工人颌首致意。当晚海军联欢社举行欢迎会，正式出席欢迎会的有海军和船政局官员三十余人。虽然船政局没有通知工人参加，但有些工人还是自己跑去了。孙先生在会上发表简短的演说，意思是革命还没有成功，大家还要继续努力，完成革命事业。孙先生在马尾过了一夜，第二天上午离开去福州。

船政局长陈兆锵

民国成立以后，船政局的局长换了好几任。1915年冬，江南造船所所长陈兆锵回闽接长船政局。此人的官架子比过去的船政大臣还要大，在船厂进进出出时，前后簇拥着不少挎枪的卫兵。工人不能和他直接讲话，如果不识趣凑近他身边，就要被唾骂一顿。他是个老戏迷。有一次船厂正在建造一艘一千五百吨的测量船，材料已经备好，船壳也基本完工，轮机锅炉都装配差不多了，他却突然把造船工程停了下来，据说是没有经费续造。但事情是否真正这样呢？这边造船停了下来，那边的“储才馆”却大兴土木。这个储才馆是历任船政局长的宴游之所，两幢高大的楼房豪华富丽，连楼梯栏杆都是用优质的白铜制成的，亭榭花草，

满目缤纷，专门伺弄花卉的花匠就有十余人。陈兆锵因为爱看戏，在储才馆内建起了一座大戏台，又把房屋修缮一新，准备“公退之余”在这里消闲养性。陈有一个弟弟名兆琛，是船政局的秘书，也是个戏迷；这个人蓄长发，梳道士髻，排行第五，人家叫他“老五爷”。乃兄乃弟经常约福州善传奇戏班到马尾演戏。演戏一般不议戏资，因为船政局官员私下赏金都很丰，他们看得惬意时，挥手开一张银票，由戏班向马尾街同康钱庄去支取。到了船政局每月发薪时，钱庄凭票向船政局收帐。这个“老五爷”还时常往福州看戏，去前在船政局一号洋楼挂电话给福州海军公所，嘱代买戏票，晚餐后坐上三人抬的轿子，出一号洋楼，到官道头下轿，登上“祥麟”号差船，船行不及一小时，抵达福州中洲海军公所，再驱车前往戏院。看完戏照样坐车、船回到马尾，官道头有轿子在等候，又把他抬回一号洋楼。有一次善传奇戏班演出“黛玉葬花”，他大喝其采，打了一把金锄头（或说是镀金的）送给戏班。当时船政局官员就这样颠倒在氍毹毡上。

储才馆建成后，楼台弦管日纷纷，而“考工所”的工人宿舍则是一列破烂不堪的平房，座落在既低又湿的江边，经过长年风雨的剥蚀，倾塌只在旦夕之间，但船政局的官员对此熟视无睹。1919年7月初，闽江上游暴雨成灾，洪水夹着台风大潮向马尾袭来。“西考”宿舍里的工人从梦中醒来时，水已涨到床上，房子开始晃动起来。工人们挽起手急要逃生，但大门照例是上锁的，留下的一扇小边门又被洪水顶住推不开来，工人只得爬上屋顶呼救，但只有风声和水声与之呼应。到了天亮潮水退后，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百多个工人，其中有十六人被淹死。“西考惨剧”发生后的第二天，死难工人的家属还没有收殓完尸首，陈兆锵却照常叫戏班在“储才馆”演起戏来。陈过五十寿辰时，叫船厂工人和马尾居民给他送“万民伞”，立“德政碑”，每个工人

被扣去一天的工资，充作“寿仪”。储才馆里大张酒席，连摆几天好戏。陈兆锵一伙的朋友还特地由福州赶来，在船政局摆起香火、道场，为陈大念“长寿经”。

反帝爱国浪潮席卷马尾

五四运动期间，马尾也卷入了反帝爱国的浪潮。有一天，从福州来了好几个青年学生，向船政局附设的海军、制造、飞潜三个学校的学生和船厂工人宣传反帝爱国的意义，并且介绍福州运动开展的情况，说已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以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行动，连日在开会游行，查禁日货。还说福州大奸商黄某抗拒查禁，殴打学生，督军兼省长李厚基包庇奸商，把请愿的学生监禁起来，要想镇压群众爱国运动。他们吁请马尾学生、工人出力支援。马尾学生迅速行动起来，他们避开学校的阻挠，一个个溜出校门，按事先的约定在岸边集合，乘船前往福州，船厂的一些工人也参加进来。学生和工人在船上向乘客宣传：卖国政府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，要把我国同胞变成亡国奴，现在还要出卖山东给日本帝国主义；大家要想不做亡国奴，就要打倒卖国贼。汽船到达福州时，船上的老司舵对学生、工人说：“你们上岸游行，我给你们拉笛助威。”马尾的学生、工人在台江第五码头列队走到台江路于庐旅社集中，福州学联会发给每人一把纸旗，马尾的学生、工人队伍就和福州群众的队伍汇合，走上街头游行，沿途高喊：“打倒卖国贼！”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抵制日货，严办奸商！”队伍经过中亭街、茶亭、南门兜、南街，再转入东街。街道两旁的群众见队伍走过时，有的也随声喊起口号来，情绪非常高昂。

福州的群众爱国运动由夏天一直持续至冬天。11月16日下午，福州日本领事馆指使日台浪人在中洲、大桥头围殴爱国学生，殴伤了马尾海军学校的学生刘开祥及青年会学校的数名学

生，制造了震动全国的“台江事件”。这个事件更激起了马尾学生和工人的愤怒，他们不约而同地走上马尾街头举行示威游行，宣传查禁日货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。学生、工人唱起当时流行的一支爱国歌曲：“五月九日、五月九日，呜呼我国耻！二十一条约，强迫我承认，亡韩手段，加我中华，后患不可测……”歌声低沉粗壮，满含悲愤，听者莫不动容。此后不久，有一天，一艘日本军舰开到马尾港进行恫吓。舰上水兵一上岸，就在街上调笑妇女，被刚下班的船厂工人见到，大家怒火中烧，齐声喊打。这一群水兵吓得直往舰上逃去，但临街的警察却在工人背后大叫：“谁先动手就抓谁！”

反帝爱国运动如火如荼，马尾储才馆却弦歌不断，陈兆锵照常心安理得地看他的戏。他最爱看的一出戏是“新茶花”，于是马尾流传着两句打油诗：“司令不知亡国恨，马江犹唱新茶花！”

林祥谦在马尾工人中

林祥谦烈士原是马尾轮机厂的学徒，是1905年来马尾学钳工的。他的家境很贫困，父亲林瑞和在马尾锅炉厂做工，他自幼和母亲弟妹们住在尚干乡里，在一块小小的田地上劳动，他还照管着家里的一棵龙眼树。有一年，这棵龙眼树结的果实被地主的儿子糟蹋精光，他气愤不过，和他们殴斗一场，然后跑到马尾找父亲，父亲把他留下来，打算送他进厂做学徒。但他当时才十三岁，厂里不予收纳，只好暂时和父亲住在一起，一面读些书，一面帮父亲料理些生活。两年后他个子长高了，可以进厂当学徒了，但厂里规定要交一百元保证金，还要两家店铺作保。他父亲卖了家里的东西，凑足保证金的数额，再找了两家铺保，好不容易让祥谦进了轮机厂。他白天干搬运活，跟成年工人一起抬粗扛重，晚上才站在钳床旁埋头操作。他入厂五年，平时待人和藹，

乐于助人，大家都对他有好感。由于他喜欢说公道话，工头们都忌恨他，虽然他的技术早已达到技工的水平，却不给他提作正式工。学徒的生活很苦，他四季赤脚，一身单衣，屡次对父亲说自己要找工头讲道理，都被父亲劝阻了。1910年秋季，他终于负气离开了马尾船厂，往汉口做工。

岁月匆匆，转眼十几年。1922年春节后的一天，尚干乡林氏宗祠里锣鼓喧腾，善传奇戏班正在这里演出《空城计》。从马尾回来过年的船厂工人林成美正要挤进台下看戏，忽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小名“莺哥”，接着一只粗厚的手落在他的肩头，他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林祥谦。祥谦把他拉到外面僻静的地方，询问他马尾厂的情况，并把一件东西塞进他手里。林成美以为是祥谦从外面带回的什么礼物，但认真一看，原来是一本小册子。祥谦对他说：“好好地读完，照书里讲的去做，把道理告诉给厂里的朋友。这本书被坏人知道是要杀头的，别性急，还是带回去看吧。”这一对少年时代共过患难的朋友在这样的场合里意外相见，真是悲喜交集。林成美说他在船厂干了这么多年，每天还是一角六分的工资，很想跟祥谦往外面闯。祥谦答应有机会就写信告诉他，并对他说：现在世界上除了苏联，工人到处受压迫，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勇敢地斗争，将来我们会在一起的。

1923年，林祥谦同志在京汉铁路大罢工中惨遭军阀杀害，消息传到马尾，船厂工人悲愤万分。

抵制日货 巧计沉船

1925年，“五卅惨案”发生后，马尾船厂工人、码头工人、海校学生和镇上的店员居民义愤填膺，同声怒斥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暴行。此时由福州来了一个青年人，他身穿长衫，个子不高，说话声音很宏亮，他就是福州学联会会长、共产党员翁良毓。他带领一批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来到马尾，深入“东

考”、“西考”等工人住宅区及街道、港口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，并且还在天后宫对三百多个港口引水员和装卸工人详细讲述“五卅惨案”的经过，鼓励工人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。

马尾街上，有很多日本商人开设的钱庄、洋行，它们放高利贷，贩运日货，使当地的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无法生存；日本水兵更是横行无忌，道路以目。听了翁良毓等人的宣传后，马尾的工人、学生、居民纷纷上街游行，到各家商店查禁日货，把大批日货搬到官道头烧毁。镇上有个名叫邹元成的奸商自恃有日本人撑腰，虽经多次劝告，但仍在贩卖日货，结果被愤怒的群众拖到镇西一个叫做“狮屁股”的地方活活揍死。港口引水工人和码头装卸工人宣告罢工，拒绝为日本船舶引港和装卸货物，罢工在党的领导下（同年党在马尾飞机工程处等单位的工人中建立了组织），坚持达半年之久。福州学联为了支援马尾港口工人的罢工斗争，举行了大规模的义演、募捐，帮助罢工的工人解决生活困难。

马尾港因罢工而陷于瘫痪，许多涉洋而来的日本船只进不了港，卸不了货。有一天，“盛京丸”号轮船开到马尾，日本大阪洋行自备四艘洋驳船，并用高价收买了十几个无业游民前来卸运货物。此事被马尾引水工人知道，连夜派人赶到福州通知翁良毓，翁即秘密开会，研究对策。估计那四艘挂帆的洋驳船将于第二天早晨乘潮驶进福州，于是决定组织力量驰赴中途鳌头的江面拦截来船，因为那里没有海军陆战队驻防，行动比较便利。翌晨，二十多个青年在引水工人的引导下，分乘两艘小汽船驶至鳌头，寄锚静待。午后二时许，看见数片饱帆顺风而至，辨清确是日本货船后，即驱动汽船向其靠近。一靠到来船的船舷，汽船上的人就一跃而上，先把帆索砍断，放下风帆，然后分头看管船上的人。接着用钢钻凿穿洋驳船的船底，驱人上岸。不久，这四艘满载日货的洋驳船沉入了江心。